

◆陈巨飞专栏·人间事

杨家柱

杨家柱终于死了。

十月，在西河口乡江店小学对面的竹林边，要饭的杨家柱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死。我曾经写过他：“他是我儿时的畏惧，却是乡村精神的高塔。他老了，即将死去；我们心中的故乡，也必将丧失。”

几十年以来，只要你去过匡冲，就一定能见到一个衣衫褴褛、头发蓬乱的疯子。他挑着两只破筐，筐里便是他的所有家当；破得只剩下鞋底的解放鞋、渔网一样的旧被絮，还有几只开裂的红薯或者带着缨儿的白萝卜。

他就是杨家柱，匡冲最著名的精神病人。他每天都在附近的几个村子转悠，挨家挨户地要饭。童年时期，每每在稻场上看见杨家柱在远处的小路上逡巡，我都要赶快藏到床肚底下，抖作一团，内心无比紧张，生怕他把我放在筐里抓走了。

小时候我无比顽劣，逮鱼摸虾，偷豌豆和玉米棒，捅马蜂窝。但大人们对付我有一个杀手锏，他们只要夸张地朝大路一望，露出恐惧的表情，然后喊一声“啊哟，杨家柱来了”，我就头皮发麻，头发上竖，飞也似的跑回家里。



陈巨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。曾参加第三十四届青春诗会和中国作协十代会，获十月诗歌奖、中国青年诗人奖、李杜诗歌奖等诸多文学奖项。

实际上杨家柱从不攻击任何人，他只专注于自己的脚步，口中不时喃喃自语。到了人家，给他一口饭或两块锅巴，他就欣然接受，吃完就走；如若不给，他就默默离开去往另一家。杨家柱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，给他钱也不要。我当初怕他，因为他是个疯子，而幼小的我认为，凡是疯子，必定都要打人的；更何况他那张杂在一起的发须，他那邋遢的形象，总是使我联想起令人恐怖的“老背背”（大人编造的一种用来吓唬小孩的东西）。

我的母亲非常善良，每当杨家柱来要饭，她都要给他的破碗盛上满满一碗米饭，赶上家里来人买了肉，也会给杨家柱肉吃。母亲用她的乡村经验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，告诉我们说，杨家柱很有可能是牛郎星下凡，他和牛郎一样挑着两只筐，正在人世寻找织女和两个孩子。

我们最为迷惑的事是，杨家柱每走几步，便会回头走几步，走走回回，如此这般，令人费解。母亲认为，杨家柱是在提前为自己“讨脚步”。

“讨脚步”是什么呢？我大姐以前在霍山租住旅社摆地摊，母亲和邻居汪妈妈一起去玩，晚上就住在旅社。汪妈妈一夜也没有睡着，说总觉得房间里有人在走动，甚至在自己的床头上跳了几下。第二天说起这事，房东说，前街打烧饼的胡老死掉了，以前他在这房间住过，估计是来“讨脚步”的。吓得汪妈妈赶紧换了房间。

“讨脚步”是指人死后，灵魂要到以前去过的地方，把自己的脚印拾回来，这样才能在世上不留痕迹，才能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。母亲认为，杨家柱既是牛郎星下凡，一定有先见之明，提前讨了脚步，免得死后麻烦。

听了母亲的分析，加上年龄稍微大了些，我便也觉得杨家柱非同寻常，渐渐地失去了对他的畏惧。因为听说杨家柱是识字的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商量，决定考考他。放学路上，我用小刀在地上刻了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”几个大字，等杨家柱来认。

阳光灼人，蝉声聒噪。我们等得失了耐心，纷纷准备回家吃午饭时，杨家柱来了。他在我写的字上走了好几个来回，但一个字也没有读出。

杨家柱家在双岭，父母早就不在了，也没有什么期功强近之亲。所谓的“家”，只是一个破草棚。前些年，村里为他盖了一间房子，还救济了他一床被子。但是他拒绝入住，并且把被子撕破，好像这样更符合他的流浪身份，也可以使被子和破筐更般配一点。

没有人知道杨家柱的实际年龄，据说大抵和我父亲年龄相仿。也没有人知道他缘何成了一名疯子，乡间传说有好几个版本，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杨家柱是高中生，被推荐上大学，名额却被别人挤掉了，女朋友因此和他分手。他一气之下，竟然投了塘，所幸没有淹死，但救下后旋即疯了。

有人说他识字，大概是因为他真的上过高中。

我读书的那些年，回乡甚少，也不怎么见到杨家柱。有好几次，我都听说杨家柱已死。死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，有说他病死了，也有说他吃了有毒的包子毒死了。最为离奇的说法是，杨家柱晚上在花弯岭头睡觉，一道金光从天上下来，就这样被天兵天将接走了。

这个说法得到了母亲的支持，她一直认为杨家柱是天上的星宿，回归天庭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况且持这种说法的那个拖拉机手师傅，声称自己亲眼所见，看见了杨家柱升天，还带领大家去看那个烧得只剩一半的箩筐。

那几年，疯子越来越少了。

我也以为杨家柱死了，但大学毕业后有一年回家过年，我竟然看见了杨家柱！他的两只筐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包袱，被他背在身上。他的身后是积着雪的山林和柔和的夕阳，漫长的龙门河上，閃耀着不动声色的辉煌。

我的一名痴迷《红楼梦》的同学看到了这张照片。她说，她看到了疯掉后的贾宝玉。

那么，这漫长的被大家误以为死了的几年，杨家柱去哪儿了呢？我们不曾知晓，直到我看到孙首楷写的一首诗，《她所说的王翠菊，我所说的久石让》。诗里说，那几年，因为有领导来检查工作，必须整治市容市貌，疯子们经常在一夜之间被装进卡车送到了另一个乡镇。

杨家柱也许就是其中之一。但他居然能找到回乡之路，凭借一双脚走回家乡，也许还要一边走，一边“讨脚步”，一路要饭回到家。不知道他经历什么样的曲折，走了多少的弯路，他返乡历程虽然远不能和摩西带领犹太人回到迦南地相提并论，但他在旷野里的无助和坚韧，在旅途中的惶惑和执着，一定和《出埃及记》中的英雄们是一样的。没有神引领他，只有讥笑、不屑和冷漠伴随着他。

海德格尔说，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。如此看来，杨家柱才是真正的诗人。

后来又能经常看见杨家柱了。2013年夏天，在龙门河的大坝上看见他，他的背已经完全佝偻了，须发花白。二姐给了他一串葡萄，他问，这个能吃啊？2015年冬天，在龙门冲街上看见他，我们给了他一捧糖果。旁边一个年轻点的疯子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，嘴里叨咕着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……

1990年代，爱唱戏的刘疯子由于在草堆里烧火取暖，把自己烧死了。如今，杨家柱又因车祸而死。我们的乡村终于一个疯子也没有了。

诗人陈先发说：“我常以为，在恐惧与敬畏中，心灵的成长是最快的，而丢失了鬼神的乡村是不完整的。”而我认为，除鬼神外，疯子也是乡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丢失了疯子的乡村也是不完整的。

哪里还有完整的乡村呢？在我的老家匡冲，每年为战友小谭送一盏灯的老徐死了，在山坡上种桃花的赤脚医生“张先生”死了，跟一个戏子私奔不成的潇洒光棍黄叔死了，似乎每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最终都难逃一死，走得都比别人更急切一点。他们的坟墓还在匡冲的山坡上吹着秋风，在下雨的晚上我所听见的窸窣窣窣的声响，我愿意是他们回来讨过曾经的脚步的声音。

偶尔回家，母亲就会跟我抱怨，说映山红被人挖走了，兰草花被连根拔起，运到城里去了。以前还有人来收蛇、收乌龟，或者打画眉，现在只有麻雀在荒芜的稻田里飞来飞去。

匡冲早已不是昨日的匡冲。我家的屋后山上，有匡氏大大小小的祖坟，然而匡冲没有一人姓匡。我不知道哪一天，匡冲会再换一茬子人，或者彻底在地球上消失。我们的故事，包括杨家柱的故事，不再被任何一个人记起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杨家柱死后，肇事者给他买了几套新衣裳，最终他被运去火化，成了一堆灰烬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到天庭，我所担心的是，杨家柱坐车去的火葬场，车子没有来回倒几趟，他以后“讨脚步”是不是很麻烦？

◆书心书影

闲得真味

——读李声波散文集《把阳光装在心里》

何诚斌

李声波先生主编了一套文学作品集《江淮流韵》，其中有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《把阳光装在心里》。书名尽管平实，但我觉得它似乎有着某种隐喻，当读到《吾心闲处》《一米阳光》和《远去的蛙声》这几篇文章时，书中所有文字都朝一种心性聚合，真意凸显而明朗了。

结识声波很早了，年轻时在《新安晚报》“人生百味”副刊上读到他的文章，比较喜欢他在短小的篇幅中弄几句题外话的闲情笔意。他其实一直保留了这种写法，一两千字的文章居多，没有故意伸长，并且越写越自然通透了。现在，我集中读他的文章，发现他是“闲得真味”，有林下风致。

闲是文化，是境界，而非与忙碌对立；闲是般若，是性灵，也非与涣散同处。声波能让自己“闲”下来读书，在余光中的诗文中丈量乡愁，“先生的散文，延伸了乡愁的长度。”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触摸她的伤痛，她的无尽的寂寞，以及烟花般绚烂的爱情。在丰子恺的散文中感受那种清幽玄妙的空灵，真挚朴诚的实在，接上他自己的气韵流行的闲心。在沈从文的小说中，掂量生命，“淳朴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态”，认同“文学有文学的规律，文学就是写人性的，脱离了人性，轻文学规律，最后就是被文学抛弃”。

小说多是写人性，散文也多是人性的投射。声波几十年來除了媒体的新闻主业，还写散文随笔和文艺评论。非到真正的闲静之境不下笔，故而每有一作便是“闲得真意”。我这样说的依据，是通过其文情感而来的。他回避自己接连几年不陪母亲过年的事实，“忽略了爱与被爱”；他感叹：“其实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啊……”声波如此真情实感的文字，书中俯拾皆是，没有至闲的心是写不出来的，闲蕴纯真，静思人性。他对胡适的文学观评价甚高，“他痛恨‘有文而无质’的历史与现状……”由此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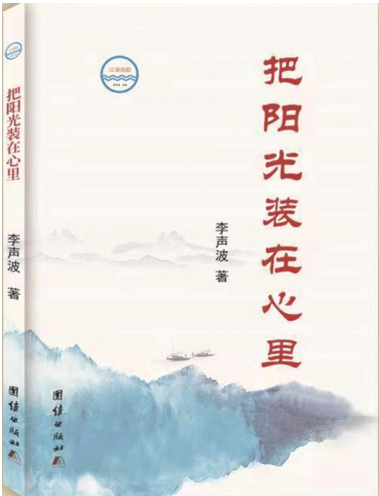
见，声波看重文章的内容及其真实性，而虚情和矫情的表达极容易在形式上暴露人性的不真或扭曲，他故而不为。还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多情、滥情，也是貌似闲实则非闲，内心被某种东西控制的文字及文字支配的某种东西所累，他也不为。

“我总是期待着阅读最真实的文字，期待着聆听最真实的声音，尽管很多时候都会失望，但依然不放弃对真实的渴望。”声波在《这个世界，我曾来过》一文中如此说，分明就是对自己交底了，阅读的期待，也是写作的期待，以真实抵达真实。

我从声波游记类文章中，感受到他能够做到“闲得真趣”——同样是闲与真的指向。这得力于他读书多，人文素养见诸文字，他能将知识点融进景点，并转化成个性语言呈现及形象化的镜像，读起来就有趣了。秦淮、兰亭、漓江、徽州、黄山、恒山等等人们非常熟悉的风景区，在他这里均成了“闲笔”，区别于数不胜数的游记，他构建的是思想者的通感，山河大地、人文渊数尽萃于一生所秉持的理念，即“把阳光装在心里”，每到一地，都是“一米阳光”的映照，外景即内境，写景物就是写他自己了。

声波说：“我只喜欢这生活中的一米阳光，它就在案上。”案上的阳光，虽只有一米，但它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。故而，他游恒山，认识到恒山的“恒”，既是“天之道”，又是“人之故”，并且把两者联系起来，体悟到山的重叠险峻和博大雄浑中人性中的观照，得其真义乃至真趣。

大自然的真与人性的真，是同构的，一体的。声波可谓“闲识真面”。如何在“闲”中立住真文字呢？作为新闻工作者，声波在进行散文创作时，从两种语言系统出入往返恪守着最为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如山般真体内充，又如大自然般真与不夺。他的目光从山脚升到山



《把阳光装在心里》
李声波 著
团结出版社

顶，升到天空，貌似内容的虚化，实则视野的大化，意象真迹，真取不羁。“中国文化传统的‘为尊者讳’的基因遍植读者学人心中，于是如民族英雄般的伟大诗人形象，千余年来成为一座文学的巨峰，而影响着下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，其意义之深远，已经不容人稍稍置上一喙了。”（《擦开李白的面纱》）

声波的书到手之后，我是最先读《阮圩古井》，因为阮圩离我的老家小镇只有数公里，很熟悉那古井，特别想知道他是怎么写的，有没有意味。他记忆中的“真实”的沧桑，还给了远去的往昔，时间填平了古井，而眼前的一无残痕的“真实”又能保持多久？声波对古井的回忆，由甘甜到苦涩，何尝不是试图撩开时光的面纱，看一看自然的本来面目，而即使“若干年后，人们挖出老井，看到石头的痕迹”，也不可能找到曾经的印记，复原原来的影像了。读完这篇文章，我的心情有点沉重，做出了放弃回老家定居的念头。想必声波先生也有过回归故园的心理纠缠，他的数十篇与往事有关的文章，背景就是故乡的那方天空，那片乡野。



水上家园 李海波 摄

◆人间小景

咏春曲

邵敬恺

之情油然而生。明媚的春光兴高采烈地将温暖赠给大地，送进人们的心间，伴随着潺潺流水，温柔而恬静。

天，瓦蓝瓦蓝，望不见一丝云；地，辽阔无垠，装扮着一片绿青；风，细冷，空气爽朗而清新。山岭俊秀，山势逶迤，坡上层层叠叠种类繁多的树脱去了深褐的冬装，换之以艳丽的衣裙。

清澈见底的溪流中，形态各异的鹅卵石熠熠生辉，波光粼粼。成群结队的鱼儿不时摆动尾鳍，轻歌曼舞，你追我赶，逆流而行。彩霞绚烂，万千缤纷，大地绚丽而多

情。在河畔如茵的草地漫步，细数河滩靓丽的卵石，看风儿吻着岸边碧绿的柳树，在炊烟飘飘的秀美村庄和空旷寂静的山野间吟诗作文。

春阳下，透过丝丝晨雾，用明丽的双眸，遥望天际，穿越时空，在风轻云淡中，细细咀嚼故事里的观景，倍感香甜和自信。沐浴着充满希望的暖阳，在美妙的乐曲声中，怀抱喜悦，低唱浅吟。在金灿灿的阳光下，静听甜美可人的鸟鸣，倍感香甜和自信。

我们依依惜别冬天，在花红柳绿的春景中欢天喜地、阔步前行。

七律·雷锋精神赞

张金锐

一片忠心报国亲，无私奉献为黎民。
螺钉虽小精神贵，日记呈情理想珍。
心美流芳传亿众，德高感宇耀千春。
时光六秩弹驹逝，不尽山河吟赋新。

◆信笔扬尘

我刚进入富利达纺织厂的时候，每天站在办公室里练习打结，厂长出来进去总是面带微笑，偶尔问一句：“练得怎么样？一分钟能打几个结了？”

三八节那天考试，考试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打结，我当时特别紧张。厂长微笑着说：开始。我的手指竟然不听使唤了，纱线从我手里滑落到地上。第二次，小剪刀还不小心戳到自己的手上了。还好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，刚好打了10个结，厂长笑着说：“第一关过了。”

考试的第二项是在车间里，我看到一块布面上光经线就有一万多根，我也看到有不少在我前面面试的织女面对断头很多的布面，额头上冒出很多的汗珠。她们的动作特别熟练，几根线穿过同一根综丝的小孔，再穿过筘眼，那些地方只不过比针眼大一点点，我看到眼前的情形，也是头皮发麻。工友告诉我，“咱们工厂每年三八节都要考试，你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能过关了。”

我也想不紧张，可是我的手已经在发抖了，甚至腿都有些发抖。厂长以前也和我说过，“打结只不过是最低级的东西，真正的技术还是在机器上才能体现出来。”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比较刻苦，别人下班了，我还在车间里练习。厂长也看到过，他当时笑着说：“不错，就算是临阵磨枪，枪也会光溜的。”

轮到我考试的时候，我先是闭上眼睛，深呼吸几次，听到厂长喊开始的时候，我竟然不紧张了。我按照之前练习的步骤，不缓不慢地开动织布机，在工友羡慕的眼神中，我顺利过关了。考试成绩很快就统计出来了，两项考试各取前三名，我的打结考试成绩排在第五名，但是我在织布机上的考试成绩因为用时最少，排在了第一名。我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，忍不住笑了。

一茬又一茬的织女不断地更换着。有的结了婚，有的生了娃，有的受不了严苛的考试，能留下来的织女都是经得起千锤百炼的，这也是厂长说的活。

几年后，富利达纺织厂受到金融风暴的袭击，一下子垮了。我去了南方的纺织厂。新的环境里管理不是很严格，尤其是没有那种每月一次的考试，我心里那根紧绷的弦也得到彻底放松。

没曾想，去年三八节的时候，厂里为了响应工会的活动，居然也要让织女们进行打结考试，不过这一次没有织布机上技术考试。我看到通知后，特意从厂里拿一些纱线回去练习，连我之前追的热播剧都不去看了。考试那天，如我所料，我得了个冠军，我抱着奖品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走出了办公室。我们厂里的人都说我深藏不露，她们不知道我从前受过专门的训练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代表分厂去总部参加考试，又拿到第一名，当时他们除了给我发奖状，还给了我500元奖金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厂里的名人，我走到哪里，都会听到有人在我背后说：“看，她就是我们厂里的冠军。”“她好厉害啊！”听到这些，我的心里乐开了花。此时，我也明白了厂长当初的良苦用心。

